

陈寅恪学遍欧美却没有一个洋文凭

大师风采 ···



汪修荣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涉及民国著名教授二十余人，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文化名流。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表现其鲜明的个性。如辜鸿铭的怪癖、吴宓的浪漫、章太炎的疯……同时，作者还披露了鲁迅与顾颉刚、苏雪林与鲁迅，以及林徽因和徐志摩、金岳霖等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与感情纠葛，展示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上期回顾]

1999年，苏雪林在台湾去世。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迄今享年最久的作家，集作家、学者、教授和画家于一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女作家，由于其政治倾向性、个人性格以及其他社会原因，一生命运多舛，充满了矛盾是非。

不是洋博士差点被清华拒聘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曾官至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进士出身，曾任吏部主事，后为晚清诗歌大家。陈寅恪幼承庭训，打下深厚的国学功底。一九〇二年随长兄衡恪东渡日本求学，一九〇五年秋回国。一九一〇年转赴欧洲，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校求学，一九一四年回国。一九一八年冬赴美，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两年。一九二一年由美再度赴欧，重回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一九二五年回国。前后十四年时间，陈寅恪游学日、欧、美，精通英、法、德、日、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文字（一说二十余种文字，包括一些已经死亡的文字）。等到陈寅恪回国时，仅就所掌握的外国文字的数量已经没有什么人超过他的了。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当年虽遍求名师，广泛涉猎，但回国时却没有拿到什么文凭。以他的聪明才智，按说拿一个文凭应该易如反掌，可据有关资料，他确实没有拿过什么过硬的文凭，更不用说博士之类的头衔了。关于他的文凭方面的情况并没有留下多少可信的资料，他本人对此更是不屑一顾。

陈寅恪不注重学位，但并不表示别人也不重视。事实上那个年代的学位，尤其是欧美的学位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一块十分重要的敲门砖。所以陈寅恪当初到清华国学院做

导师时就碰到了这样的尴尬：“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清，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举。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民国十五年秋天陈先生到校。”（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这里记录的是当年梁启超与清华校长曹云祥之间的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梁启超当时已是学界巨擘，他和外国著名学者如此推崇的人物自然令人刮目。可见，陈寅恪还没有回国，就已经名扬海内外了。

热爱传统文化却不信中医

陈寅恪精于治学，却不懂理财，主要收入大多用来买书购药，所以一直十分拮据。他女儿陈美延回忆说，在柏林求学期间，由于“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食。”这在赵元任夫妇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一九二四年他们游学德国时，陈寅恪与傅斯年请他们做客，陈寅恪那次都叫炒腰花，他们以为他喜欢，后来在清华，陈寅恪寄住在他们家时，他们经常炒腰花，陈

寅恪却不动筷子。杨步伟不解地说：你在德国不是总是叫腰花吃吗？陈寅恪答道，那是因为腰花便宜。

陈寅恪热爱传统文化却不相信中医，由于长期购买昂贵的西药治病，经济上十分困难。抗战时期一度连旅费都发生困难。一九三九年，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特聘他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据说这是三百年来第一人。陈寅恪准备赴任，都拍好了全家执照相片。但因欧洲战争，地中海不能通航，只好羁留香港大学执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由于珍珠港事件，引发太平洋战争，日本占领香港，陈寅恪被困香港，生活艰难，常将衣物换食。据说有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本军方，要日军不要为难陈寅恪，鉴于陈寅恪的国际影响，当时日本宪兵不仅没有骚扰他，还常常送去面粉，但陈寅恪宁饿也拒食日食，夫人每每将面粉拖出户外，表现出非凡的民族气节和骨气。陈氏一家被困香港的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国内学界关注，一九四二年春天，朱家骅派人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把陈寅恪一家四口悄悄接到广东。

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币制越改越乱。到了冬天，陈寅恪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了，季羡林把这个情况反映到北大校长胡适那儿，胡适表示要赠陈寅恪一大笔美元，陈寅恪坚辞不受，最后陈寅恪决定把一部分藏书卖给胡适，以换取美元。于是胡适就派汽车跟季羡林到陈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寅恪只

象征性地收了两千美元。

陈寅恪也是学术界一个有名的奇人怪人，凡事都有自己的原则，所作所为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冯友兰回忆说：“我于一九二〇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奇人陈寅恪，他性格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

一九二七年六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在王遗体告别会上，一般同学教师都是行三鞠躬礼，只有陈寅恪一人行三跪九叩大礼，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也可见陈寅恪独特的个性。

一九四六年十月，陈寅恪因到英国治眼无效，回到国内。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两年。他却主动提出要在中文系和历史系各讲一门课，因为他是两系合聘的教授。当时担任他助教的弟子王永兴担心他身体吃不消，认为他在历史系开了就可以了，中文系就不一定要开了，陈寅恪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

喜欢读张恨水的小说

作为一个著名学者教授，又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陈寅恪一生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从不媚俗，从不随波逐流。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函请陈寅恪担任第二历史所所长，陈寅恪作《对科学院的答复》，称：“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碑文中所持之宗

旨，至今并未改易。……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并提出担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答应他，他就做，不能答应，他就不做。这封信在圈子里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鉴于当时的情况，陈寅恪的要求自然无法满足，他也就没有就任第二历史所所长。

作为一代宗师，陈寅恪治学为人十分严谨，但也有例外。早年在清华时，一次，陈寅恪正在家中给众弟子上课，一时兴起，突然开玩笑地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意思是，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他们又是梁启超的弟子，而王国维曾任南书房行走，做过溥仪的老师，现在他们又是王国维的弟子，自然与大清皇帝是同学了。于是众弟子哄堂大笑。更妙的是，北伐成功后，罗家伦执掌清华，罗去看陈寅恪，罗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寅恪翻了翻说，我送你一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匾额：儒将风流。又说：“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众人大笑不止。罗亦大笑。（事见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治学之余，陈寅恪还喜欢张恨水的小说，称得上是张恨水小说迷。由于视力不好，他通常听人读张恨水小说，听得十分入迷。此外，研究之余，他还写下了大量诗作。尤其是旧体诗方面成就很高，得到业内很高评价。这些都反映了作为一代大师性格的丰富性，也是陈寅恪先生的可爱之处。

混混劫财杀死了落难的杨宪基

民国往事 ···



都梁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小说讲述北京琉璃厂百年老字号荣宝斋兴衰史，向读者呈现了荣宝斋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小说中的历史不仅是荣宝斋的兴衰史，也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掠影和写照；纪实与传奇间，还糅进了大量关于笔墨纸砚、字画古玩的文化常识；老北京颇有讲究的吃喝玩乐、民俗俚趣自然是俯拾皆是。

[上期回顾]

琉璃厂一霸左爷来到荣宝斋闹事，伙计找到了张幼林和霍震西。霍震西使出一点功夫，一下子就把左爷镇住了。随后，霍震西带着左爷来到恒泰当铺。在左爷的厉声呵斥和两个耳光的震慑下，孙伯年乖乖交出了《柳鹤图》。

杨宪基被削职为民

已经是傍晚时分，斜阳西下，秋月坐在院子里一丛迎风摇曳的南竹前埋首抚琴，外面传来了敲门声，小玉从厨房里跑出去开门。来人是杨宪基，他迈进门槛，院子里传来的是舒缓、缥缈的琴声，如行云流水，悠然、散淡，杨宪基停住脚步，凝神细听，半晌，不禁脱口而出：“好境界！”

秋月站起身迎上去：“大人，今天怎么晚了？”杨宪基苦笑着：“忙着办些公文移交的事，耽误的时间长了，好在从此就不用去衙门里办公了。”秋月皱起眉头：“怎么了？”

杨宪基长长地舒了口气：“老佛爷有旨，宪基被削职为民了！”听到这意外的消息，秋月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为什么？”杨宪基无可奈何地指着自己：“说我跟维新变法的人搅在一起儿！”

“您没为自己申辩吗？”

“眼下，维新变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事儿，谁让你申辩啊？”杨宪基在石桌旁坐下，无奈地说：“过几天，我就要到芳林苑去种地啦！”

“大人，芳林苑在哪儿？”

“远啦，嗨，不提这烦心事儿了！”“芳林苑，名字怪好听的，我也搬去，与您同住。”

杨宪基凝视着她，怜惜地抚摸着她的秀发：“舍去秦淮河的莺歌燕舞，随我隐名到这京城是非之地，已经够委屈你的了！”他轻轻地把秋月揽在怀里：“蹉跎人间事，难全两情缘！此行路途遥远，我先去看看再说吧。”秋月伏在杨宪基的肩头，不禁黯然泪下。

伊万走后，杨宪基被人杀了

芳林苑离京城有两百多里，在一个山脚下，四周荒无人烟，杨宪基就栖身在一处早已废弃、残破不堪的道观里。此时皓月当空，地上洒满了银色的月光，杨宪基在北屋内就着油灯微弱的亮光写字。屋里的陈设可谓寒酸，只有一张桌子、两把破椅子、一只木箱和一个用门板临时搭起来的单人铺，铺上散乱地堆放着杨宪基写的书法条幅。

杨宪基的爱犬大黄懒洋洋地趴在地上打着瞌睡，突然，大黄一机灵，前腿站起，后腿一蹬窜出了屋子，对着大门狂吠起来。杨宪基抬起头，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来人居然是伊万，杨宪基十分诧异：“你怎么来了？”

伊万身旁还站着一个矮个子年轻人，他叫贾二，生得贼眉鼠眼，是距芳林苑十里之外贾村的村民。贾二看着伊万：“洋大人，我可给您送到了。”伊万递上银子：“谢谢你。”贾二接过银子一看，不觉心中一阵狂喜，转身就走。没走多远他又停下，悄悄地潜回去，通过门缝向里面窥视了一番，这才快步离开。

杨宪基让进伊万，给他端来一碗水，伊万接过碗一饮而尽，样子像是渴坏了。杨宪基关切地问道：“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敢离开京城啊？”伊万耸耸肩，摊开手：“没办法，我要办公事。我离开京城的时候局势还没有恶化，等我办完了事却回不去了，你们的军队和义和团居然结成了联盟，把使馆区封锁了，真是太不像话了，这是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

停顿了片刻，伊万继续说道：“局势还在继续恶化，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国政府已经向中国派出了远征军，目前正在途中，八国联合军队一旦登陆，京津地区少不了要有一场恶战，结局如何，实难预料。”

伊万掏出身上的银子和秋月的一封信递给杨宪基：“这是秋月让我带给你的。”杨宪基接过银子放在了桌上，秋月的信却攥在了手里，没有立即打开。杨宪基沉思了良久，把银子和信又退给伊万：“伊万先生，我这一遭贬，什么时候能翻身就不好说了……秋月还年轻，不能就这么空等着。”杨宪基注视着伊万，诚恳地说道：“秋月就托付给你了！”

贾二是个混混，从小父母双亡，只有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哥哥相依为命。贾二把银子紧紧地攥在手里，到了村里没有直接回他的破窝棚，而是叫开了哥哥贾大的家门。一番商量后，哥俩打算到芳林苑去抢劫刚才的洋人。

哥俩带着村民到的时候，伊万已经走了。他们抢了伊万留下来的银子，临走前，为了灭口，贾二一刀捅了杨宪基……

张幼林的腿被洋兵打伤了

顺源祥米店东家的二小姐何佳碧，站在自家四合院第三进东屋的房顶上，手里举着单筒望远镜向城墙方向兴致勃勃地观看，还不时地发出大呼小叫声，丫鬟环儿在下面急得直跺脚：“小姐，快下来吧，万一洋炮打过来就麻烦了！”

“离这儿远着呢。”何佳碧把望远镜换了一只眼睛，张幼

林出现在她的视野里：“哟，这个人不像是义和团呀……”

“那就是官军了，这会儿去打仗的还能有谁？”

“也不像是官军，倒像是哪家的少爷……”何佳碧突然大笑起来：“这家伙连拣了好几支枪，都是没打响又扔了，他会不会使枪啊？”

“哎呀！小姐，你还管人家会不会使枪？赶紧下来吧！”

“哟，他居然拣起石头往外扔，洋人还怕你的石头？你旁边不是有个大炮吗，你开炮呀？这个笨蛋！”何佳碧真替他着急。家丁匆匆走进院子，仰起头喊道：“二小姐，老爷让您赶紧下来收拾东西，到乡下躲几天。”

何佳碧答应着，举着望远镜却没动。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爆炸，碎片飞溅过来，环儿不顾一切地爬上房顶，拉着何佳碧向下走。何佳碧不情愿地跟着她，没走两步，又停下来，转过身举起望远镜寻找刚才那位少爷。城墙上，张幼林将手里的鹅卵石狠狠地扔出掩体。一个叫花子扛着一箱弹药上来了，他打量着张幼林：“呦，这不是张少爷吗？怎么跑到这儿来啦，这是玩命的地方，您跟着干什么，还不快下去！”这个叫花子平时常在张家附近乞讨，和张幼林挺熟。张幼林看了他一眼：“别瞎说，赶快抄家伙，洋兵上来啦。”

张幼林朝着对方的散兵线终于打响了一枪，他肩膀被枪托狠狠撞了一下，城下一个洋兵被击中栽倒了。张幼林得意忘形，他站起来放声大笑：“哈哈！洋鬼子，我还以为你不是肉长的……突然，一颗炮弹在

附近爆炸，张幼林被强大的冲击波抛到了半空中……这一切被何佳碧在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何佳碧还在房顶上没动，这时，她从望远镜里看到叫花子从一个角落里冲出来，背起张幼林就往外跑，何佳碧急忙从房顶上下来，高声喊着：“环儿，快备车！”

张幼林的左小腿被弹片击穿，在药铺止血、包扎之后就被何佳碧和叫花子送回了家。庄虎臣请来太医，太医看了看，说问题不大，没伤着骨头，不会落下残疾，大家这才放了心。

秋月答应跟伊万走

佣人抱进一摞书，放在了张幼林的枕边，秋月看了看张幼林的伤腿，怜惜地问道：“疼吗？”“没事儿，我能忍着。”

“我给你选了些书，反正你下不了地，慢慢看吧。”

张李氏笑望着秋月：“就是你还能说说他，我的话，他是一句也听不进去……”她们坐在床边闲聊，张幼林注视着伊万：“伊万先生，您不会带秋月姐去俄国吧？”刚才一进门，张幼林就发现伊万有些异样。

“这可说不好，我的任期已经满了，卸任后我会考虑回圣彼得堡，秋月答应跟我走。”伊万的脸上洋溢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幸福和喜悦。

张幼林一下子失望到了极点，他又转向秋月：“秋月姐，这是真的？”秋月默默地点点头。听到秋月这样确切的回答，张幼林觉得自己支撑不住了，数年来不断憧憬的一个美丽梦想瞬间就被击碎了，他感到了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身体不由自主地滑落下来……